



老人们要用一生去忘记的伤——

奴化教育把人害苦了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

(一)

4月23日,在济南天桥区一居民楼,吃过早饭,李荣森老人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

喇叭里传出一则评论吸引住了老人,“一些日本人至今不认为当年发起的战争是侵略,反而认为是帮助周边亚洲国家摆脱西方殖民……”

“小日本,太坏了!”老人眉头紧锁,忍不住拍了桌子,把旁边收拾碗筷的老伴吓了一跳。

老人今年84岁,日本侵占济南那一年,他刚6岁,正是上小学的年纪。回想日伪时期的求学经历,老人对着我们吐露了埋在心底的过去:“小日本的奴化教育把人害苦了!”

收音机的声音也渐听渐远,仿佛湮没在老人的回忆中。沿着济南护城河往东,直至齐川门,如今济南人把这里叫做老东门。

距齐川门不远就是我雅坊小学。1938年秋,李荣森去了我雅坊小学读书。

1937年底,济南被日军侵占后,市内小学全部停办。第二年4月,伪市公署教育局接办由“维持会”办的9所小学,并开始设市立小学,实施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

李荣森就读的我雅坊小学,也废除了民国的教科书,改用日伪教科书。

如今,老人早已不记得当年所学的日语,但还能依稀顺口带出一些不知具体意思的日语单词。但当时编的顺口溜倒是清楚:“糖蘑菇是鸡蛋,咪西咪西是吃饭,够干够干是换换,八格牙路是浑蛋,一麻斯是滚蛋……”

一起生活了近50年,老伴竟然不知道李荣森会说日语,一时间也被我们的聊天吸引。年龄上十几岁的差距,让李荣森的老伴躲过了那场心灵浩劫,而李荣森的心底,留下了一道隐忍难言的伤。



日军在沦陷区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教育。(资料片)

(二)

一说起济南,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城市——青岛。在这里,日本人曾经两次侵占,第二次侵占后的奴化教育更加肆无忌惮。

1926年出生的青岛人刘振华,回忆起在当年沦陷区上学,曾这样说:“小小的年纪,就忍气吞声地做人。”

青岛沦陷后,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门胁曾说:“中日敦睦,实行提携,而中国第二代国民责任特别重大……为谋东亚和平,自非中日两国的第二代国民密切携手不可。”

青岛伪市政委员、后来担任伪市公署辅佐官的村地卓尔,在伪学务委员会成立时也说过:“欲求中日亲善与东亚和平,必须先改革教育着手。”

这两番话,道出了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想法:把从思想上征服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青少年身上。

当时,刘振华在青岛县路圣功女中就读,她回忆

说,日本人“入侵”学校后,学校变化很大,减少了国文、英文课,增加了大量日语课,还有修身课,讲教堂出版的“善道报”和汪精卫伪政府的法规政治等。

刘振华的功课都挺好,只有日语课差。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她心里一直跟日本人较着劲儿:“想当汉奸的才学日语,我就是不好好学日本狗子文。”

(三)

刘振华就读的是女校,她说:“日本人规定,学生一律穿蓝色布校服,蓝黑色裙子,白袜子黑色鞋,不整齐不许进门,不许上课。日本的节日特别多,什么‘天长节’,‘地久节’,都挂旗纪念,有时还得排队上街游行。”

在济南读小学的李荣森也记得,日军宣抚官经常到学校向学生训话,展览各种“满洲国”的照片,宣扬日本的先进,把侵略中国说成是帮助中国,是搞“大东亚共荣圈”,谎称“满洲国已经成为一个王道的乐土了”。

“我记得,日语考卷中曾有一道题,问‘大东亚圣战始于何时何地’。”李荣森说。

在有着山东“北大门”之称的德州,88岁的张英武老人一口德州话,日语已不太会说。

我们问她,“还会唱什么日本歌吗?”

老人摇摇头,不过迟疑了不久,突然又开口唱。

我们侧耳听——她唱的是日语。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日本国歌,就是学校里教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

根据1986年出版的《山东教育史志资料》记载:1944年,包括初中、高中在内,山东沦陷区各类中等学校75处,学生22827人,仅及战前人数的一半;小学13719处,学生40多万人,仅及战前的四分之一;职业学校战前山东省十几所,1944年不过4所;师范学校战前38所,1944年不过13所。

日伪对高中以上教育一直采取限制政策,高等教育始终为空白,最高层次教育为专科学校,持续时间较长的日语专科学校,最大规模时学生不过300余人。

1944年,连同高中学生1280人在内,全省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过2000人。

我们粗略计算,在那个时代,高中以上的学生仅占中等学校学生人数的8%。日本人将奴化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大量未成年的小学生、初中生身上。

繁华的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公园里走路的老人……他们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经过他们,绝对猜不到他们年幼时曾走过的那段奴化教育时光。

李荣森、刘振华、张英武就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见证”。但他们都没办法把故事说完。

岁月的历练也许让他们逐渐遗忘了过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接受的介于“亡国奴”概念边界的日伪教育,逼着他们这一生都在尽量遗忘那一段历史,如今的心底,或许只剩下片段。

抗战日记(四)

陆房战斗

苏蕴山
原115师司令部机要科长

1939年

- 1月
1日到常村镇,40里。
2日至26日 在常村镇休息。
27日 到北下良,70里。
28日 到东庄,70里。
29日 到堡则村,60里。
30日 到南台村,40里。
31日 到营窝村,20里。
2月
1日 休息。
2日 到柳林村,50里。
3日 到马厰(庄),40里。
4日至8日,在马厰(庄)休息。
8日 到石寨村,70里。
9日 到南委泉,65里。
10日 到霞庄,约40里。
11日至16日 在霞庄休息。
进入北河。
17日 到古新镇,75里。河北地,向山东出动了。
18日 到北两岔路口,70里。
19日 休息。
20日 到罗坑村,70里。
21日 到交口,70里。
22日晚 通过了平汉铁路。于23日到达五陵集,共走140里,过平汉路。此带都是平原。
24日 到南张保,50里。
25日 到南赵市,40里。
26日 休息。
27日 到草庙,70里。
28日 休息。
3月
进入山东
1日 到役张桥,70里。
2日 到王村,70里。
3日 到张集,20里。
4日、5日 休息。
6日 到王城,60里。
7日 到勒口,60里,运河边。
8日 到无盐村,70里。
9日 休息。
10日 到夏谢,25里。进入秦西区。
11日至14日 休息。
15日 到常庄,8里。
16日至4月2日 在常庄休息。
4月
3日 到牙山庄,本日是董庄战斗。
4日 回常庄。
5日 又移牙山庄,有敌情。
6日 到杨家庄,40里。
7日 到龙岗石,20里。
8日至11日 均在龙岗石休息。
12日 到中国村,十余里。
13日至5月8日 在中国休息。
5月
9日 到刘家庄,50里。
10日(到)上庄。
11日 陆房战斗。11日早6时就开始进入陆房战斗,战至黄昏,当实行突围。于当晚即全部突出。于12日上午到了汶上县之北桃梓休息。
12日 回到无盐村。
13日至19日 在原地休息。
20日 开始向(津浦)路东出动。向鲁南转移。
20日 到刘伶墓,80里。
21日晚 通过津浦铁路。
22日 到老庄,共走100余里。
23日 到杨家桥。
24日 到兼家峪。
25日、26日 休息。
27日 到马家峪,12里。
28日至6月5日 均在马家峪休息。
6月
6日 到李家楼,十余里。当天早上被敌袭击。
7日 到盘车沟,十余里。
8日 休息。
9日 到太平集。
9日至7月10日 均在太平集休整未动。

标题为编者所加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齐鲁烽火》杂志

请讲

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占山东的“思想战”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一个国家被异国彻底征服的标志之一,是文化的征服或者变异。而欲达到文化征服目的,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手段。日本侵略者深知其中的“道理”,因此全面侵华期间,如同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山东极力利用伪政权实施奴化教育。

在日军的指使和操控

下,伪山东省教育厅将教育视为培养日伪“战斗力之根源”,“推进政治之工具”,实行“政治教育化”、“教育政治化”,大力宣扬“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谬论,不知廉耻地“负起‘思想战’之全责”,充当奴化教育的急先锋。

为贯彻奴化教育方针,伪省公署、道公署、市公署、县公署重新组建教育机构,各级学校表面上由中国人负责,实权却掌握在日本督学手中。日伪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监控学校教育,主要表现在:

首先,“检定”教师资格。严定教员必须拥护“兴亚灭共”宗旨,“违反教育法令者”不得录用,违反者一律辞退、解雇。

其次,删改、更换教科书,抵御外侮、具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全部删除,一律采用由日伪编印反映“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

内容的教材。

第三,极力推行日语教学。取消英文课,减少国语授课课时数,把日语课列为必修课程,学时占居首位。同时广设日语专科学校,兴办日语短期学校、省立日语讲习会和各县日语教员讲习班,培养日语师资。

第四,异化儒家思想“教育”学生,“教导”学生知“仁”懂“礼”,老老实实做顺民。

第五,残酷迫害“思想不纯”、“行为不轨”的师生。

社会教育是日伪实行奴化教育的另一重要途径。1938年日伪成立山东省“新民会”,伪省长唐仰杜亲任会长,省以下各级伪政权纷纷设立新民会、新民教育馆、通俗讲习所、新民学校、青年训练所、讲演所、阅报所等专门机构,建立遍布全省的“新民”教育网,据统计,1942年各类“新民”教育机构达到808处之多。日伪通过这些机

构“宣传时局”、“扫盲”、演出戏剧,举办演讲比赛,播放反映日本“战绩”的影片,企图以此将山东人民驯服成亲日、降日的“新民”。

龚自珍尝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抗战时期,日本通过山东伪政权实施奴化教育,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篡改山东人民的历史记忆,泯灭山东人民的民族意识,从而达到对山东人民实行绝对统治的目的。

然而,由于鞠思敏、于丹、樊际霖、赵守真等广大教育工作者、千千万万的在校学生和普通的平民百姓,或者坚决不与日伪合作,或者暗地宣扬民族大义,或者固守自己心中朴素的忠孝节义和民族情感,通过种种方式,抵制和反抗日伪奴化教育,终于使其奴化教育成为泡影。